

赵师秀交游考

胡益民

在南宋诗坛上，赵师秀（1170—1220，字紫芝，一字灵秀、灵芝，号天乐）是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在“永嘉四灵”中“排行”第四，但以影响而论，他的地位最为突出。这不仅是因为在创作方面，“最为佼佼”（贺裳《载酒园诗话》），“名冠四灵”（《四库总目》）；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编选《二妙》、《众妙》两集，总结了同仁的艺术主张，公开打出宗法晚唐的旗帜，以“姚贾诗法”相号召，^①直接启发、影响了一大批江湖诗人，打破了“资书为诗”、生硬晦涩的“江西”末派横霸诗坛的局面。刘克庄悼师秀诗云：“夺到斯人处，词林亦可悲；世间空有字，天下便无诗。”语虽不无夸张，却反映出在大多数江湖诗人心目中赵师秀作为开启一代新诗风的诗界领袖的地位。要研究南宋诗歌流派的衍变，赵师秀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人物。本文拟对他的交游情况略作考察，意在为研究以赵氏为代表的“四灵诗派”以及与之相关的江湖诗派提供一些资料。

赵师秀的作品今存《清苑斋集》一种^②，加上见于《东瓯诗存》等书中的佚诗，合一百四十一首。这些诗作记述了他与同时代几十位知名或不知名的文人的交往；另外，在同时代一些人的文集、笔记中，也有一些有关他交游情况的记载。下面从赵氏所与交游中，择行实可稽者分别考述如次。

潘 耒

潘耒字德久，号转庵，永嘉人，潘文虎子。举进士不第，用父任选右职。考《（万历）永嘉府志·文苑传》：耒后尝“继参戎幕，召试，为阊门舍人，授福建兵马铃辖。”有《转庵集》一卷。

潘耒为永嘉倡晚唐诗的先驱，最为叶适推重。叶适序《转庵集》云：“德久十五六，诗律已就，永嘉言诗皆本德久。”（案此序不见于诸本《水心文集》，此据韦居安《梅硖诗话》转引。方回《瀛奎律髓》卷三亦引之，“永嘉言诗皆本德久”句作“‘四灵’之徒凡言诗者皆本德久”。）

从现存资料看，“四灵”中赵师秀、徐玑、徐照都与潘耒有过交往。潘耒有《喜徐文渊、赵紫芝还里》诗，徐照有《和潘德久〈喜徐文渊、赵紫芝还里〉》诗，徐玑有《哭潘德久》诗。揆诸叶适《转庵集序》，当初赵师秀与徐玑等商议有针对性地倡导晚唐诗（见叶适《徐文渊墓志铭》），当是首先受到潘耒启发的。

陈 起

《清苑斋集》有《赠陈宗之》诗一首；陈起《芸居遗诗》有《寄赵紫芝运干》、《留题天乐寓张氏湖亭》二诗。

陈起字宗之，号芸居，钱塘人。开书肆于钱塘睦亲坊，以刊刻唐人诗集和选刊同时江湖诗人小集而名著一时。宝庆初年，因所刻《江湖集》内收有刘克庄、敖陶孙及他本人涉嫌触犯时相史弥远的诗作而遭流放，《江湖集》亦被劈板；史弥远死后，他始得以遇赦，回钱塘重操旧业，继续刊刻《江湖集》丛刊。陈起亦能诗，今存《芸居乙稿》、《芸居遗诗》（知不足斋辑本）各一卷。

赵师秀与这位热心诗业的朋友交谊甚深，曾在诗友中宣传称誉过他的为人^③。陈起对师秀这位倡“姚贾诗法”的名家亦甚推崇。据许棐跋语，叶适所选《四灵诗选》五百篇最早就是由陈起刊刻的。另据赵师秀赠起诗“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等语，知陈起刊《江湖》诸集时曾多次向赵约稿（案残本《永乐大典》所引《中兴江湖集》内有赵师秀的诗作）。赵师秀在诗坛上影响的扩大，一定程度上是与陈起的热心帮助分不开的。

任希夷

残本《永乐大典》卷八九九“诗”字韵下引有任希夷《观连江林宰诗卷有怀赵紫芝》七绝一首：“小小吟哦不足云，更怜蛙蚓漫纷纷。紫芝一去斋房后，谁忆青山空白云！”

任希夷，字伯起，号斯庵，其先眉州人，徙居福建邵武。淳熙二年进士^④，历官建宁府浦城簿、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晚提举临安洞霄宫。卒，赠少师，谥文献。有《斯庵集》。《宋史》有传。

希夷尝从朱熹学，“刻意问学”，笃信力行，深得朱熹赏重。诗文以“精苦”著称，颇得时誉。

杜 耒

《前贤小集拾遗》卷三有杜耒《同紫芝游西山》七律一首、《同紫芝宿双岭》五律一首；《清苑斋集》有师秀答诗《会宿再送子野》七律一首。

杜耒（？—1227）字子野，号小山，盱江人。据戴复古《拟岘台杜子野主簿寓居》等诗，知其尝官主簿。后为姚侬幕客，宝庆三年卒（详《续资治通鉴》卷163）。

杜耒诗宗姚、贾，是赵师秀的积极追随者。宋韦居安《梅磴诗话》云：“杜小山耒尝问句法于赵紫芝，答之云：‘但饱吃梅

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戴石屏云：‘虽一时戏语，亦可传也。’”戴复古很推重杜耒的诗作，其赠耒诗对其多所推重。

戴复古

戴复古（1167—1250？），字式之，号石屏，黄岩人。尝从陆游学。不求仕进，以布衣终。所著有《石屏诗集》八卷、《石屏词》一卷、《石屏新语》一卷。

戴复古是江湖派中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石屏诗集》卷二有《哭赵紫芝》诗一首：“呜呼赵紫芝，其命止于斯。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瘦因吟思苦，穷为宦情痴。忆在藏春圃，花边细话诗。”尾联原注云：“尝在平江孟侍郎藏春园〔与紫芝〕终日论诗。”二人论诗内容已不可考；然据石屏论诗语“文章随世作低昂，变近风骚到晚唐。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石屏诗集》卷七）及“贾岛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石屏诗集》卷八）云云，知其论诗主张与师秀有“大同”（宗晚唐）亦有“小异”，——他并不象师秀那样极端，认为晚唐与“江西”势同水火，而是觉得除了晚唐的“二妙”、“众妙”之外，“江西”亦有可取之处。

陈 谦

《清苑斋集》有《和陈水云湖庄韵》、《陈待制湖楼》（案《瀛奎律髓》卷三此诗题作《陈水云造物游之楼》）二诗。

考陈水云即陈谦（1144—1216）。谦字益之，号水云，亦号易庵，永嘉人。乾道八年进士，历官福州户曹、国子录事、枢密院编修、司农少卿、宝谟阁待制副宣使等。有《易庵集》。《宋史》有传。

陈谦亦永嘉之有文名者。叶适称谦“幼专苦迅捷，初得《通鉴》录本，坐败教昼夜读，数日略已尽，又论著其要，众咸惊

骇。入太学时尚踵秦桧故禁，文气卑弱；公理胜而笔豪，其体一变。”（《水心文集》卷25《陈公墓志铭》）徐照、徐玠、翁卷亦都有与之酬唱之作，殆与“四灵”为同调相知者。

赵 蕃

《清苑斋集》有《敬谢章泉赵昌父二十韵》、《寄赵昌父》、《贵溪夜泊寄赵昌父》三诗。

赵蕃（1143—1229），字昌父，号章泉，本籍郑州，南渡徙居信州玉山。受学于刘清之、朱熹。尝奉祠南岳三十年，终直秘阁。卒谥文节。有《乾道稿》、《淳熙稿》、《章泉稿》。《宋史》有传。

赵蕃诗名重于一时。刘克庄赠诗有“一生官职监南岳，四海诗名重玉山”之句，推崇备至。方回云：“宋人高寿仕宦不达而以诗名世，予取三人，曰梅圣俞，曰陈无己，曰赵昌父。世谓宋之诗不及唐，予谓此三人，唐诗反出其下（《送胡植芸北行序》，见《桐江集》卷1）又称：“〔蕃〕平生活淡，而诗尚瘦劲，不为晚唐，亦不为江西。”（《跋赵章泉诗》，见《桐江集》卷4）

尽管论诗主张不尽一致，赵师秀对这位文坛前辈（蕃长师秀二十七岁）十分尊重。据韩淲记载，赵蕃也曾多次在韩面前称赞过赵师秀的诗^⑥。

韩 淲

《清苑斋集》有《访韩仲止不遇，题涧上》一首；韩淲《涧泉集》有《次韵抱朴君同紫芝见过》（卷五）、《和韵紫芝留句寄之》（卷七）、《赵推官诗卷昌甫数称许之》（卷一四）三诗。

韩淲字仲止，号涧泉，上饶人。《宋元学案》卷五九有传，

然未详其仕履。考戴复古《石屏诗集》卷四《哭涧泉韩仲止》诗云：“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隐居溪上宅，清酌涧中泉。慷慨伤时事，凄凉绝笔篇。……”注云：“闻时事，惊心得疾而死……。”知其尝为官；因与时见不合而退隐。

澹与赵蕃同时而齐名，论诗家并称为“二泉”。方回《桐江续集》卷二《秋晚杂书三十首》有句云：“上饶有二泉，旨淡骨独清。”“郑圃赵昌父，颍川韩仲止；二泉岂不高，顾必‘四灵’美？”可见其推挹。

朱复之

《清苑斋集》有《九客一羽衣泛舟，分韵得‘尊’字，就送朱几仲》五古一首。

朱复之，字几仲，号湛庐，建安人。端平中使北展谒八陵，颇得理宗皇帝嘉许，以功升军器监主簿并兼权知惠州（见洪咨夔《平斋文集》卷二一《朝谒八陵朱复之除军器监主簿制》、吴泳《鹤林集》卷九《朱复之授军器监主簿兼权知惠州制》）。据师秀赠诗“东南守太乙，此宿福所屯”等语，知此诗即作于朱复之将赴惠州任时。

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三云：“建人朱复之，多材艺，为诗有思致。”认为其《秋日》、《初夏》二首比之赵师秀同类题材的作品还要高出一筹。张炜亦称其诗“清新尽夺冰霜气，婉丽浑（？）脂膩辞。”^⑥其诗见收于四库辑本《江湖后集》。

汤 千

《清苑斋集》有《送汤千》五律一首：“能文兼悟性，前是惠休身。为选来京邑，因吟访野人。所居才隔水，不见忽经旬。何事云归速，儒官拜敕新。”

考刘燠《云庄集》卷一一《随适居士汤公墓志铭》，汤千

(1172—1226)字升伯，号存斋，饶州安仁人。庆元二年进士，历南剑、嘉兴二郡学官。宝庆二年转通直郎，知武康县，未到任而卒。所著有《史汉杂考》、《楮币罪言》等。

汤千诗作今已无存。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答汤升伯因悼紫芝》诗云：“紫芝曾说子能诗，开卷如亲玉树枝，古佛写成翻水偈，天仙遗下步虚词。”据此，知赵师秀曾对刘克庄称赞过汤千的诗才，而刘亦甚为推许。

张 弋

张弋，字彦发，旧名奕（一作“亦”），字韩伯，号无隅翁，世居孟之河阳。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云：“许定夫馆〔弋〕于麾下，欲命之官，不受。周宗圣有《张韩伯欲为羽士，赵紫芝作疏》之诗。后死于建业，定夫葬〔之于〕蒋山下，题曰‘大宋诗人张奕墓’。”丁焞序其诗亦称：“张君彦发，湖海豪士。不喜为举子业，专意于诗。每以贾岛、姚合为法，所著仅成帙，清新闲雅，宛有唐人风致，其得意警绝之句，杂之〔姚、贾〕两人集中殆未易辨。”除“永嘉四灵”外，与同时代诗人戴复古、严羽、易士达等人都有交往^⑦。有《秋江烟草》一卷。

赵师秀与张弋以作诗“每以贾岛、姚合为法”的同调相知，交谊甚厚。师秀赠弋两诗，语极亲切，每以“语罢各西东”或“一别无书信”为恨。张弋存诗仅四十一首，其中赠师秀占三首。《寄赵紫芝》有云：“有云为我伴，终日诵君诗。”《豫章别紫芝》有云：“一生江海恨，惟子最知余。”足见他是以师秀为良师和知音的。

游九言

四库全书本游九言《默斋遗稿》卷下有《送赵主簿紫芝序》，称：“某与紫芝同官三年，相好也。”并盛赞紫芝虽早岁

登科，而为官坚守志节，“不摇于利害”，“贤于人远矣”。

游九言（1142—1206），字诚之，初名九思，建阳人。由古田尉知光化县，充荆鄂宣武参谋官。端平中特赠直龙图阁。卒谥文节。《宋元学案》卷七一有传。

九言学本张栻，为理学名臣，甚得魏了翁推重（参见《鹤山大全集》卷五四《游诚之〈默斋集〉序》）。《四库提要》评其诗“时有晚唐遗韵，不涉于生硬权桎”（卷一六三集部别集类一六）。

葛绍体

葛绍体《东山诗选》卷上有《送赵紫芝入金陵幕》五律一首：“会面难如此，人生只自怜。笑言无一日，离别有三年。故国带秋色，长淮起暮烟。官闲足登眺，吟满菊花天。”

考谢铎《赤城续志·人物》：“葛绍体，字元承，家于黄岩。尝师事叶适，得其指授。”按叶适《水心文集》卷六有《送葛元承》诗：“数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别还草草。念子身名两未遂，令我衰病无一好。古人探道从妙年，今人重耳轻目前。不愁好龙龙不下，只愁爱玉酬石价。”据此，知葛绍体尝从学叶适数年，其离开时尚为布衣。他与赵师秀的交往，盖即在他师事叶适期间。

蒋叔舆

《清苑斋集》有《送蒋节推赴岳阳》诗一首。

据徐照《芳兰轩集》卷二《喜蒋德瞻还里》、翁卷《苇碧轩集·送蒋德瞻节推》等诗，知师秀诗所称“蒋节推”者即蒋德瞻。

考德瞻为蒋叔舆（1162—1223）之字。叔舆字德瞻，一字少韩，号存斋。永嘉人。戴栩《浣川集》卷十《存斋蒋弋阳墓志铭》云：叔舆不以科目为累，以父任调扬州司户、监仁和买纳盐

场、华容节推。天资聪颖，“为学本末毕具”，“于诗则不废四灵，于文则水心之门友”。

卢祖皋

《清苑斋集》有《卢申之载酒舟中分韵得‘明’字》一首。《东瓯诗存》有卢九皋《雨后得月小饮怀赵天乐》一首。卢申之即卢九皋。九皋一字次夔，号蒲江，永嘉人。庆元五年进士，嘉定中以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其诗见收于《永乐大典》引《江湖集》。另有《蒲江词》传世。

王缙《薛瓜庐墓志铭》云：“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四灵’之后则有刘詠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普、赵端行、陈叔方者作。”知卢九皋亦为‘四灵’的追随者之一。

薛 泳

薛泳，字叔似，一字沂叔。仕履无考。

据舒岳祥《阆风集》卷十《刘士元诗序》记载：“初，薛沂叔泳从赵天乐游，得唐人姚贾法，晚归海宁，为人铺说，闻者心目鲜醒……”。知薛泳为浙江海宁人^⑧，尝从赵师秀学诗，并在家乡宣传过赵氏所倡的“姚贾诗法”。案《洞宵诗集》载有薛泳《游洞宵宫》诗一首，观其风格，确系师秀家法。

苏 洵

苏洵（1170—？）字绍叟，山阴人。尝师事陆游。《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云：“即〔洵〕诗中所自纪参互考之，知洵少时即从其祖游宦入蜀，长而落拓走四方；曾再入建康幕府，……尝以荐得官，而终偃蹇不遇以老。”有集二十卷（见陈振孙《书录解题》），久佚，今存《冷然斋集》八卷为四库馆臣从《永乐

大典》辑出者。

《冷然斋集》有《简紫芝》（卷三）、《简赵紫芝》（同上）、《书紫芝卷后》（卷八）三题四首，对这位与自己“同病（案指落拓不遇）又同庚”的诗友评价极高，至有“为爱君诗清入骨，每常吟便学推敲；明知篋笥篇篇有，百度逢来百度抄”（《书紫芝卷后》）之句。其诗学师秀，以清新淬炼见长，纪昀谓他“在江湖诗派之中可谓卓然特出”。

潘 亥

《前贤小集拾遗》有潘亥《寄赵紫芝》诗一首。

潘亥字幼明，号秋崖，永嘉人，潘桎之子。仕履无考。《（光绪）永嘉县志·选举志》记永嘉科第情况极详，而无亥之名；又，其寄师秀诗有谓自己“朝士不能荐，承明空有庐”之句，合而观之，亥殆终身未仕者。

释永颐

永颐《云泉诗集》有《悼赵宰紫芝甫》诗云：“紫芝昔赋天台日，《桐柏宫》诗老更成。……钱郎旧体终难并，姚、贾新裁近有声。有子无家须弔问，故旧谁不为伤情！”知其为紫芝故交。

永颐字山老，钱塘人，居唐栖寺。读画斋刊南宋群贤小集本《云泉诗集》尾附《上天竺志》永颐小传云：“永颐，杭之耆宿也。淳祐十年冬十一月，闻上天竺佛光法师以左藏薛师普占古廨院欲作厅，佛光勿许，辄渡江东归，永颐甚高之，遗书慰之。”考其所与交，如周晋仙周弼父子、姚镛、冯深居等，皆江湖诗人。冯深居《怀颐山老》诗说他“枯吟世虑轻，求道不求名；病起春风过，闲居野草生；游山寻旧履，煮茗试新铛”（《诗渊》25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版），其情趣可略见一斑。

周师成

韦居安《梅磴诗话》卷下云：“乡人周师成，字宗圣，号雉山。妙年擢第，博学工诗文，一时名宿如卢申之、赵紫芝、刘潜夫诸公皆与之游。有《家藏集》。”惜其集已佚，与师秀倡酬之作无可获见。

案师成长兴人，庆元五年进士。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谓其“仕不得志，晚年若有所遇，如游仙散圣之徒”，为诗“清丽”，“爱作《选》格”。考残本《永乐大典》卷九〇三“诗”字韵引《江湖集》内有其《古诗》三首，是则师成亦江湖派成员之一。

赵汝鐔

赵汝野《野谷诗集》卷四有《秋日同王显父、赵子昂、何庄叟泛湖，赵紫芝继至，分韵得秋字》诗一首。

考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二《刑部赵郎中墓志铭》，赵汝鐔（1172—1246）字明翁，号野谷，太祖八世孙，家袁州。“擢嘉泰壬戌（二年）第，主东阳簿”。后为辛弃疾幕客。嘉定中分司镇江管榷。淳祐六年以刑部郎中卒，年七十五。

赵汝鐔诗宗晚唐而不为姚贾“五字”所囿。刘克庄序《野谷集》称：“明翁诗兼众体，而又偏行吴楚、百粤之地，眼力既高，笔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顿挫，剗蛟缚龙虎也；及敛为五、七言，则又妥帖丽密，若唐人锻炼之作。”（《大全集》卷九四）清曹庭栋谓“其古体诗气雄笔健，远追太白、近接坡公，今体诗造境奇而命意新，与‘四灵’分坛树帜，直欲更出一头地”

（《宋百家诗存》十三）。今人钱钟书亦谓“江湖派诗人里算他的才气最豪放”，“近体不但传‘四灵’家法，也学杨万里，都很畅快伶俐”（《宋诗选注》二七三页）。

刘正之

《宋诗纪事》卷六三有刘正之《送别赵紫芝》七言歌行一首。

刘正之，字子正，临江人，生平事迹不详。据其赠师秀诗“忆昔闻君未识面，独传句法夸清健；謁来白下一相逢，倾盖论心曾几面”云云，知其与对赵这位在他心目中“声名早与贺、白驰”的诗人私淑已久，以后曾多次见面，“倾盖论心”。

张侃

张侃《张氏拙轩集》卷三有《〔题〕赵师秀诗卷》诗一首：“天乐无他好，精神尽在诗。墓藏山色远，语到水心知。名极天还妬，身亡道自垂。勿嫌官职小，君复鹤相随。”

侃字直夫，扬州人，事迹不见于史乘。四库馆臣据其本集诗文考证，谓其尝监常州奔牛镇酒税、上虞丞。“所与游者，如赵师秀、周文璞，皆吟詠自适、恬静不争之士。故所作格律亦多清隽圆转，时有闲谈之致”（《四库全书总目》卷167）。

葛天民

《清苑斋集》有《葛翁小阁》一首；葛天民《葛无怀小集》有《答赵紫芝》、《简赵紫芝》、《访紫芝回与子舒集》、《次紫芝韵》四题四首。

考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葛天民，字无怀，后为僧，名义铈，字朴翁。其后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时所交皆胜士。有二侍姬，一曰如梦，一曰如幻。”（案葛天民为僧复返初服事，叶茵《诗僧归儒》诗亦有记载，见《顺适堂吟稿》丙集。）

葛天民诗宗晚唐，与‘四灵’关系至密。方回谓“其诗可及

‘四灵’”（《瀛奎律髓》卷十一）。其所与交，除‘四灵’外，如薛师石、苏洵、姜夔、叶茵等人，皆江湖诗人。据薛师石《和葛天民》诗“贾岛文章怀素书，得来读罢卷还舒”云云及姜夔诸赠诗，知其人亦擅书法。

孙惟信

孙惟信（1179—1243），字季蕃，号花翁。本开封人，客居钱塘，终身不仕。淳祐三年“客死钱塘，……故人立斋杜公、节斋赵公与江湖士友葬之于西湖北山仙王庙之侧”。生平事迹详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〇《孙花翁墓志铭》。

惟信长于诗，以此见知于叶适、赵师秀等。据刘克庄记载：“初，季蕃与赵紫芝、仲白（案仲白即赵庚夫）、曾景建、翁应叟诸人善，而余亦忝交游。”并谓“追念畴昔，挽紫芝，季蕃同吟”（并见《墓志铭》）。惜其《花翁集》散佚不存，挽师秀诗已不可见。

薛师石

薛师石（1178—1228），字景石，号瓜庐，永嘉人。有《瓜庐诗》。

照王绰《薛瓜庐墓志铭》的说法，“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而在其中“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君薛景石者焉。诸家嗜吟如啖炙，每有文会，景石必高下品评之。”又精书法，“其小楷授（案应为“受”）法于单炳文。”（《瓜庐诗》，知不足斋本）。

“四灵”，特别是赵师秀，与这位“著句必于郊、贾之间，落笔期于锺、王之次”（同上）的同乡诗人兼书法家，关系至密。师石隐居不仕，筑室于会昌湖西，题曰瓜庐，四人均有题咏。赵师秀的名句“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即见于《题薛景

石瓜庐》诗。《清苑斋集》中另有《寄薛景石》、《呈蒋肖韩、薛景石》、《吴中中秋怀瓜庐诸友》三诗。薛师石《瓜庐诗》不足百题，而赠怀师秀诗达八题八首，几近十分之一，可见二人交往之密。

薛子舒

《清苑斋集》有《送薛子舒赴华亭船官》诗一首：“竹笼盛书去，遥知官事闲。水程春有雨，海岸晓山无，奥理渐摩后，清名护养间。坐曹观剡木，意与《易》相关。”

薛子舒，《永嘉县志》不载其名。考薛师石《瓜庐诗》有《送子舒弟之官华亭》、《送子舒弟赴金陵兼简宋君辅》二诗，知其为师石之族弟^⑨。又，叶适《水心文集》卷七有《薛子舒罢官，久无所授，端明得谢，始换承务郎》、《薛子舒墓》二诗，卷二十八有《祭薛子舒文》，综合考之，知薛子舒尝任华亭漕运官，不久即罢，游幕金陵，赋闲了一段时间始转承务郎。

徐 照

徐照（？—1211）字道晖，一字灵晖，号山民。“四灵”之一。有《芳兰轩集》（又名《山民集》）。生平行实详见叶适《水心文集》卷一七《徐道晖墓志铭》。

《清苑斋集》有与照诗《送徐道晖游湘水》等十题九首。徐照赠赵诗有《访赵紫芝》等十题十首。照家贫，死后乃由“紫芝集常朋友殓且葬之”。可见二人交情。

叶适对徐照诗评价甚高，他“奖掖四灵”的话亦最早见于《徐道晖墓志铭》。据叶适称，照“有诗数百，斫思尤奇，皆横绝歛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蹕僂栗，肯首吟叹不自己；然无异语，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尔。”

徐 玘

徐玘（1162—1214），字致中，一字文渊，号灵渊（困）。“四灵”之二。以父“致仕恩”得选，历官建安主簿、永州司理，龙溪丞等职。移武当令，改长泰令，未至官而卒。（叶适《水心文集》卷二二《徐文渊墓志铭》）

徐玘赠师秀诗今存《述梦寄赵紫芝》等七首。师秀与玘诗今存四题八首，其《哭徐玘五首》，语极哀痛，表现出对这位情投意合的诗友的真挚感情。

翁 卷

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温州乐清人。考《乐清县志·选举志》，卷曾登淳熙十年乡荐。其后曾在越帅及江淮帅府中做过幕客。“四灵”中，他是最后去世的。有《苇碧轩集》。

《清苑斋集》有《简同行翁灵舒》、《送翁卷入山》、《暮春书怀寄翁十》、《山路怀翁卷》四诗。卷赠师秀诗有《寄赵灵秀》等六首。

翁卷诗风格与师秀及二徐稍异。刘克庄《寄翁卷》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谓其“非止擅唐风，尤于《选》体工。有时千载事，只在一联中”，虽不免过誉，但细味《苇碧轩集》，翁卷于姚贾家法外，亦尝留意古体，确是事实。

刘克庄

刘克庄《哭赵紫芝》诗已见前引。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〇《孙花翁墓志铭》、《赵仲白墓志铭》等，他与赵师秀曾一度有过较密切的接触。师秀死后，他数次在诗中提及“紫芝、仲白（即赵庚夫）俱仙去”是诗坛的重大损失。尽管他对赵师秀“每篇幸止四十字”的说法并不甚以为然，但对其人还是相当推

崇的。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嘉定己巳（二年）以荫补将仕郎，调靖安簿，迁潮州通判。中因“江湖诗祸”闲废十年。淳祐初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累官至工部尚书兼侍讲，以焕章阁学士致仕，卒谥文定。

赵师秀长刘克庄十七岁。叶适《水心文集》卷二九《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云：“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于时刘潜夫年甚少。……今‘四灵’丧其三矣，冢钜沦没，纷唱迭吟，无复第叙。而潜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揆叶适文意，当时诗坛上能继承“四灵”衣钵的非刘克庄莫属。经过叶的奖掖，刘克庄诗名大振，俨然成了继“四灵”而起的江湖诗派的领袖，在江湖诗人里倍受敬重。戴复古称其“八斗文章用有余，数车声誉满江湖”（《石屏诗集》卷四《寄刘潜夫》）；许棐自谓“细把刘郎诗读后，莺花虽好不须看”（《梅屋吟稿·读〈南岳新稿〉》）；邹登龙诗亦有“人竞宝藏《南岳稿》，商留金易后村编”之句（《梅屋吟·寄呈后村刘编修》）。其影响之大可略见一斑。

注：

①赵师秀倡“姚贾诗法”在当时颇有影响，至有专门从游传其法者，参看本文“薛泳”条；另可参看徐集孙《竹所吟稿·赵紫芝墓》、永颐《云泉诗集·悼赵紫芝甫》及葛天民《无怀小集》简赵紫芝诸诗。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赵师秀的著作有“《赵师秀集》二卷”，“别本《天乐堂集》一卷”，今皆未见。

③参看《前贤小集拾遗》杜耒赠陈起诗语：“往岁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

④《宋史》本传谓任希夷为淳熙三年进士，误，参看厉鹗《宋诗纪

事》卷五四。

⑥韩琬有《赵推官诗卷昌父数称之》一诗，见四库珍本初集本《涧泉集》卷二。

⑦武林往哲遗著本张炜《芝田小诗·谢朱高邮惠〈湛庐诗集〉》。

⑧戴复古有《与张韩伯说边事》诗（《石屏诗集》卷七），严羽有《张奕见访逆旅》诗（《沧浪严先生吟卷》卷二，易士达有《题秋江烟雨草诗卷》诗（《诗渊》四一四三页引）。

⑨按方岳《深雪偶谈》称泳为“天台人”，未知何据。

⑩按《光绪永嘉县志》卷一七《薛师石传》，师石胞弟名师山，字仁静。知子舒为其族弟。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古籍研究所

《负情侬传》“懊恨曲”的出处

《负情侬传》是明末文言小说中的名篇，王利器校注本宋懋澄《九龠集》载有全文，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二章第二节亦据明刊本《九龠集》录有全文。有关这篇小说的影响，请参见《话本小说概论》第十四章第一节。这篇小说的题目下有作者的一段小注：

王仲雍《懊恨曲》：“常恨负情侬，郎今果行许。”作《负情侬传》。

此诗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及《南史·王敬则传》。《南齐书·王敬则传》云：

（王敬则世子）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依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

《九龠集》作者引录时，改“《懊依曲》”为“《懊恨曲》”，“叹”为“恨”，“仲雄”为“仲雍”。按：“雄”字和“雍”字，形相近，当为作者所抄误。王敬则，南齐时人，佐齐高帝定天下。明帝时多杀害，敬则以高帝旧臣心忧恐，敬则诸子亦忧怖无计。明帝知之，遣敬则子仲雄入，安慰之。仲雄鼓琴歌《懊依曲》，帝愈猜愧。作者熟知这段史事，将此曲录于《负情侬传》题目下，这对于我们了解这篇小说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无疑是有帮助的。

·郑平昆·